

守山閣叢書

子集

守山閣叢書

子集

愛日齋叢鈔卷四

少陵云集賢學士如堵墻觀我落筆中書堂又云脫帽露頂
王公前揮毫落紙如雲煙又云詩家筆勢君不嫌詞翰升堂
爲君埽當稠人廣衆揮寫翰墨固以爲難也劉季高語人予
無他長頗能對客發書草聖飛動觀者必謂敏手是亦自負
所長耶昔王正甫石才翁對韓公草書公言二子一似向馬
行頭吹笛座客皆不曉東坡爲解云若非妙手不能向馬行
頭吹也事著雜說韓公或是韓魏公馬行在汴京舊城東北
隅蓋鬻販百賈所會也

浣花集絕句西望長安白日遙半年無事駐蘭橈欲將張翰
秋江雨畫作屏風寄鮑昭高續古舉此詩末兩句云是少

情思也亦見此老好尙不羣爾

五更三點入鷓鴣行少陵詩也高氏緯略論五夜以爲獨更點之制無所著見韓愈詩雞三號更五點李郢詩二十五點秋聲長李商隱詩玉壺傳點咽銅龍唯此三詩言點杜詩人皆能誦乃不及之陳無已云殘點連聲殺五更任淵注乃引韓詩及劉夢得詩云郡樓殘點聲

少陵謁立元皇帝廟有吳道子畫圖賦詩曰畫手看前輩吳生遠擅場黃魯直舉此以爲古人於能事不特求誇時輩要須於前輩中擅場耳王定國謫全過戎出文字數十篇魯直曰若欲過今人則可矣若必欲過古人宜盡燒之更讀書一年與洪駒父書云學問文章如甥才氣筆力當求配於古人

勿以賢於流俗遂自足也又云望甥不以今所能者驕人而思不如舜禹顏淵此老警策後進必使師古其言多推孝友忠信爲根柢專門名師善誨人者不能加也退之有答李翱書云不知生之志蘄勝於人而取於人耶將蘄至於古之立言者也蘄勝於人而取於人則固勝於人而可取於人矣將蘄至於古之立言者則無望其速成無誘於勢利養其根而俟其實加其膏而希其光正魯直此意所謂若欲過今人則可矣是也世以今人自足者宜有所儆哉

退之以攘斥佛老自任凡送僧詩俱諱浪不少假乃疑其晚喜大顛於神仙事尤不肯信如謝自然詩秦皇雖篤好漢武洪其源自從二主來此禍竟連連桃源圖詩神仙有無何渺

茫桃源之說誠荒唐誰氏子詩神仙雖然有傳說知者盡知其妄矣華山女詩仙梯難攀俗緣重浪憑青鳥通丁寧記夢詩我能屈曲自世間安能從汝巢神山意向可見乃謂姪孫韓湘獻花爲藍關之識公嘆異之動輒得謗信矣

漢昭烈閉門將人種蕪菁曹操使人窺之照烈謂關張曰吾豈種菜者乎曹公必有疑意不可復畱輕騎夜去往小沛收合餘衆劉黑闥屏居漳南竇氏故將謀起兵往詣之黑闥方種蔬卽殺種牛與之共飯食定計區區灌畦之力作此狡獪黑闥後乃追悔謂幸在家鉏菜爲高雅賢輩所誤彼自號漢東王不得擬昭烈漢中之盛當其再仆而再起河北震撼唐且應接不暇亦已壯矣劍南詩中憑誰爲向曹瞞道徹底無

能合種蔬變化昭烈事用之意高

高續古都下絕句柳生春思拂京華不管閒人也憶家添盡
好香那睡得月痕如水浸梨花此段風致便是荆公春色惱
人眠不得月移花影上闌干也緯略引秦嘉答婦徐淑書曰
令種好香四種各一斤可以去穢謂如杜詩但用妙香耳好
香二字未經人用也予謂今人讀過詩中好香字安知昔人
特採生語爲工因抄緯略以證然亦有用之者目前可記則
王建詩云內人恐要秋衣著不住熏籠換好香

年長每勞推甲子夜寒初共守庚申見丁卯集後村詩話稱
徐寅詩豐年甲子春無雨良夜庚申夏足眠之句工切然劒
南詩云處處喜晴看甲子家家築室趁庚申積雨恐防春甲

子燈昏懶守夜庚申茗溪漁隱云雨天逢甲子夜坐守庚申
眉山劉微之巨教授郡城之西壽昌院從游至百人蘇明允
命東坡兄弟師之時尙幼微之賦鷺鷥詩末云漁人忽驚起
雪片逐風斜坡從旁曰先生詩佳矣竊疑斷章無歸宿曷若
雪片落兼葭乎微之曰吾非若師也坡兄弟應制科微之贈
詩有曰驚人事業傳三館動地文章震九州老夫欲別無他
祝以願雙封萬戶侯自是三蘇名著天下而微之竟不第郡
三公以遺逸舉不應鄉人但呼爲孝廉其卒也范蜀公弔以
詩曰案前曾立二賢良今穎濱集中送家安國詩城西杜下
老劉君春服舞雩今幾人自注微之先生門人惟僕與子瞻
兄復禮與退翁兄皆仕耳正謂此東坡云吾八歲入小學以

道士張易簡爲師童子幾百人師獨稱吾與陳太初子歎劉孝廉張道士爲童子師有二蘇者出焉雖若沒世隱約氏名訖不泯坡晚在海南作衆妙堂記謂夢見張道士如平昔而直云眉山道士張易簡教小學常百人于幼時亦與焉以其師也則名之似過或欲傳其人故名

記祭天地之牛角繭栗左氏外傳楚觀射父曰郊禘不過繭栗史漢書志天地牲角繭栗顏師古註牛角之形或如繭或如栗言其小於郊祀志始著其義西京雜記惠莊聞朱雲折五鹿充宗之角歎息曰栗犢反能爾耶栗喻小而不謂其角或非本此舞陰大姓李氏擁城不下更始徵趙憙憙年未二十旣見更始笑曰繭栗犢豈能負重致遠乎除爲郎中行偏

將軍使詣舞陰而李氏降范史注犢角如繭栗言小也則惠
莊長安一儒生亦祖古語耳晉王濬表繭栗之質當豺狼之
路以自喻微弱也坡詩云耆年日凋喪但有犢角栗魯直云
紅藥枝頭初繭栗於是朱新仲紀繭栗言小也○案說郭本此下有頭成
繭栗四字高續古賦紅藥詞云紅翻繭栗梢頭遍姜堯章芍藥詞

亦云正繭栗梢頭弄詩句取譬花之含蕊爲工魯直食筍詩

繭栗戴地翻用之於筍尤切

東坡詩以雞頭鶻對牛尾狸此出梅聖俞詩沙水馬蹄鼈雪
天牛尾狸

薛昂和君臣慶會閣詩有云逢時可謂真千載拜賜應須更
萬回時號薛萬回昂大觀左丞相和門下侍郎詩爲蔡元長

作

呂居仁符離行符離之民難與居五年坐此如囚拘比屋生
涯但剝刳諸生學問只鄉閭南鄰經年不相見北鄰雖見復
簷疏穿衣小袖走塵土也復生貌施衿裾對此自然憂氣滿
疾病日益何由除君不見圖經所記又可哀此州自古無賢
才人謂卽少陵最能行也少陵詩云峽中大夫絕輕死少在
公門多在水富豪有錢駕大舸貧窮取給行鰈子小兒學問
只論語大兒結束隨商旅欹帆側艤入波濤撇旋稍瀆無險
阻朝發白帝暮江陵頃來日擊信有徵瞿塘漫天虎須怒歸
州長年行最能此鄉之人氣量窄誤競南風疎北客若道士
無英俊才何得山有屈原宅呂詩貶之殆甚少陵猶若隱惜

也張文潛齊安行云黃州楚國分三戶葛蔓爲城當樓櫓江
邊市井數十家城中平田無一步土岡瘦竹青復黃引水種
稻官街旁客檣朝集暮四散夷言啁哳來湖湘使君麗譙塗
堊赭門狹不能行兩馬滿城蛙噪亂更聲吹風穀穀黃犢鳴
最愁三伏熱如甑北客十人八九病百年生死向中州千金
莫作齊安游此專刺土風之陋未及其人然符離之作亦流
類

類

案流類
字疑有誤

東坡和陶詩吾琴豈得已昭氏有成虧涉歷之久固有所悔
矣晚從海上還賦瓶笙云瓶中宮商自相賡昭文無虧亦無
成及此而謂無虧成由其在者莫之加損也

陸放翁劔南詩集中有送兄仲高造朝一首云兄去游東閩

才堪直北扉莫憂持橐晚姑記乞身歸道義無今古功名有
是非臨分出苦語不敢計從違規倣之意不迫不迂最可誦
也仲高諱升之爲諸王宮教授告李莊簡家私史擢宗正丞
秦檜死前誣訐之黨悉投竄仲高亦坐累徙雷州務觀後爲
記復庵有云方爲童子時仲高文章議論已稱成材一時名
公卿皆慕與之交諸老生不敢少之皆謂仲高仕進且一日
千里自從官御史識者惟恐其不得如仲高者爲之及其丞
大宗正出使一道在他人亦足稱美仕至仲高則謂之蹉跌
不偶可也顧曾不暖席遂遭口語南遷萬里凡七易寒暑不
得內徙與仲高親厚者每相與宴游輒南望歎息出涕因罷
酒去如是數矣然客自海上來言仲高初不以遷謫瘴癘動

其心方與學佛者游落其浮華以反本根非復昔日仲高矣
聞者皆悵然自以爲不足測斯人之淺深也未又云馳騁於
得喪之場出入於憂樂之域而自得者乃如此大抵善爲隱
蓄而抑揚寄于言表况其以兄弟爲之豈不費回護前詩之
直後記之宛俱有味仲高旣廢自言客臨安遇一老婦蓬首
垢面丐於市泣懇云官人曾聞秦妙觀否妾卽是也仲高言
已淚落盈襟王仲信謂其愴晚節流落不偶特相似耳妙觀
宣和名娼見玉照志

李文公集有拜禹言据其叙謂之歌其詞則云惟天地之無
窮兮哀生人之常勤往者吾未及兮來者吾弗聞已而已而
乃盡用屈子遠遊篇中語第改長勤爲常勤而終之以楚接

與所歌豈感嘆之深不待自爲之辭特採古語咏歌之後人
遇于百事蹟容易作得不少玩習之意晁氏固已有考于此
列之變騷序以爲拜禹言者李翱之所作也蓋從本集云
蘇門陳無已清苦之士亦有長短句且言他文未能及人獨
於詞自謂不減秦七黃九文潛乃又自謂不善倚聲製曲而
致意古樂府有所矯耶其說云予自幼童好作文字於他文
常爲之雖不工要亦能措詞至於倚聲製曲力欲爲之不能
出一語傳稱禪謚謀於國則否謀於野則獲杜南陽以爲性
質之蔽夫詩曲類也善爲詩而不能製曲豈謀野蔽耶今吳
氏漫錄載文潛少年游秋蘂香三詞殊婉媚不在元始諸公
下或附託以傳者集中有謂曲亦詩而已不師近體也方氏

年譜疑此爲代道卿贈人三詩趙德麟以鷓鴣天歌之若文
潛此類詩固不減詞家情致方氏又謂其少年多艷詞詞或
文辭之詞詩樂府之寓情者故云艷詞不必證其不能製曲
之說近世葉正則集中存和李季章參政一曲亦云素不曉
度曲故所次者一篇而止文人能斬爲之流俗強所短於無
益者何哉朱文公游衡岳回道中雪梅二闕懷張宣公作旣
又書一絕云久惡繁哇混太和云何今日自吟哦世間萬事
皆如此兩葉行將用斧柯且題云白是不復作也

陳無咎題趙國一詞曠達可喜予記其文云一年一度春來
何時是了花落花開渾是夢只解把人引調可憐浮世等閒
過日却不識綠水青山四時都好遇筆題詩逢人飲酒世間

萬事看盡多多少少怎得似羽扇綸巾雲屏煙障幾曾受些
兒煩惱便乘風歸去小蓬萊聽門外猿啼鶴嘯無咎號龍壇
居士越人目之爲仙其詞氣頗不凡俗也

淵明贈長沙公族祖詩序云長沙公於余爲族祖同出大司
馬昭穆旣遠以爲路人蘇老泉遂發爲族譜引云無服則親
盡親盡則情盡情盡則喜不慶憂不弔喜不慶憂不弔則途
人也吾所與相視如途人者其初兄弟也兄弟其初一人之
身也悲夫一人之身分而至於途人吾譜之所以作也淵明
二十餘字不爲少明允宛轉大篇不爲有餘或引詩以評之
詩云同源分派人易世疎慨然寤歎念茲厥初殆不若詩序
合於途人之喻尤切